

在缝隙里打捞星光

□ 王雅妮



在编辑的严谨目光之外，保留一份读者的赤诚之心，反而能让我更深刻理解一本书的价值。当我以双重身份阅读，既看到文字的肌理，也触摸到文字的灵魂，职业的使命与阅读的初心方能在更高的层面上达成和解。

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低语，空气里弥漫着纸张和咖啡混合的疲惫气味。我伏在桌面上，正逐字逐句核校着稿件，眼睛却如蒙了薄雾般酸痛。指尖机械地滑过一行行铅字，脑海中却空空荡荡。日复一日，纸张仿佛被无形的手术刀肢解成了供人快速消化的信息条块——那些原本鲜活的生命，竟在我职业目光的审视下，渐渐褪色成一片片等待被切割、被标注、被拼凑的冰冷材料。标题是否足够抓人？导语是否提炼了核心？引用的数据是否准确无误？每一个逗号、句号都仿佛承载着千斤重担，生怕一丝疏漏酿成见报后的白纸黑字的“事故”。

这便是我的日常：以文字为生，却时时遭遇文字的迷途。当阅读变成职业，当思想成为工具，阅读本身那曾经令人心醉神迷的光晕，已在不知不觉中黯淡了。但我始终相信“读得多了，字就不会说谎”。

当文字从纸上站成雕像

最初踏入这个行当时，也曾有过纯粹的喜悦。还记得刚来时主任说要多翻报纸多阅读。我满怀信心地点头，一头扎进堆积如山的报纸之中。然而，现实很快给了我一个略带凉意的拥抱。摊开厚厚的纸堆，一篇红色记忆馆创建人的稿子写着“家里的藏品越来越多，老李的钱包越来越扁，屋里的空位越来越少。”另一篇社区治理的开头是“这里，有掌声，有笑声，有眼泪；这里，有信仰，有情怀，有故事……”我握着笔愣神：这跟我在学校写的新闻稿咋不一样？这些生动的场景、鲜活的人物、独特的视角在哪里？职业的初体验，带着一丝理论与实践的碰撞。晚上回家翻出《新京报风格手册》，看到“用动词让新闻跳起来”那章，突然明白这样的表达确实更细节更有韵味。那一刻醍醐灌顶，原来优秀的新闻文本，其生命力正蕴藏于这些看似微小却精准无比的细节之中。而对这样的细节把控的缺失其实也是阅读和新闻敏感度的差距。

真正开始独立处理稿件后，阅读于我而言，蜕变成一场手持精密镊子和高倍显微镜的漫长旅行。审读每一篇来稿，我的大脑仿佛自动开启多重扫描模式：这个标题是“悬疑式”还是“结论式”？够不够吸引目标读者？……曾遇到用“像星空一样”形容眼睛的稿件，初读觉得浪漫，十次之后便觉疲惫，内心只剩下深深的无力感，如同看见一件精美的瓷器被反复摔碎又粘合。这让我想起朱光潜说的“咬文嚼字”，好的文字应该像老茶，耐得住推敲，越品越有回甘。

这份职业化的“挑剔”与“严苛”，潜移默化地也提升了我自身对文字的掌控力。阅读得越多，自己动手撰写或修改稿件时，感觉也变得越越来越“顺手”。反复琢磨、删减、调整语序、寻找更精准词汇的过程，让我深刻领悟到，编辑的工作有时酷似一位技艺精湛的雕塑家。面对一块璞玉般的原始文本，我们需要慧眼识珠，更需要有勇气和技巧，用思想的刻刀，沉稳而精准地剔除那些冗余的“赘肉”——模糊的表述、空洞的套话、重复的累赘、逻辑的枝蔓。唯有

现实更真实。这些看似碎片化，后来才在时光的沉淀和职业的磨砺中，于记忆深处悄然连成清晰的、充满疑问的阅读初体验，如同散落在浩瀚夜空的点点星子，当时只觉璀璨耀眼图谱，为我理解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，提供了最初也是最珍贵的坐标与维度。

当褶皱里闪耀着星光

比起日复一日摆起来的稿件，我更希望书架上的书越堆越高，像层层叠叠的阶梯；有些书却成了骨骼的一部分，在不经意间支撑着你的姿态。好像每一位编辑都会形容自己是文字的摆渡人，我们的工作，是将那些在作者心中孕育、激荡的故事与思想，通过精心地筛选、打磨、编排，安全、准确、有时甚至更精彩地“渡”到万千读者手中。而阅读于我而言，既是职业的基石，也是生命的锚点——在他人文字里流亡，最终在自己的心里回家。

我渐渐明白，职业阅读与心灵阅读并非水火不容。它们恰似双翼，需要共同扇动才能托起思想的飞翔。在编辑的严谨目光之外，保留一份读者的赤诚之心，反而能让我更深刻理解一本书的价值。当我以双重身份阅读，既看到文字的肌理，也触摸到文字的灵魂，职业的使命与阅读的初心方能在更高的层面上达成和解。

前阵子专栏稿，有篇写修表匠的，开头那句“64岁的曹志平坐在台灯下，右眼戴着一个黑色放大镜，手执镊子，轻巧地从去渍油中抬起齿轮，精准地嵌入机芯之中。”让我立刻想起汪曾祺写《岁寒三友》里的裱画匠：“他裁纸的刀，比手术刀还稳当。”好的文字就像老邻居打招呼，不喊不叫却让人心里暖。书读得越多，这种对好文字的“嗅觉”就越敏锐。选稿时，常常会看到那种带来“似曾相识的陌生感”的文本——它具有经典的质感和打动人的力量，却又带着新鲜的视角或独特的表达。这种直觉，正是海量阅读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。读过的书越多，积累的审美经验越丰富，就越能精准地判断，哪一篇稿件、哪一个句子，甚至哪一个词，会像一颗恰到好处的石子投入读者的心湖，激起层层涟漪，乃至惊涛骇浪。

阅读便是在职业的缝隙里，我坚持不懈打捞星光。它微弱，却足以照亮前路，温暖心房，提醒自己为何出发，又将去向何方。

如此，那些被掩埋的思想内核和情感力量，才能从平面的纸张里挣脱出来，站成一座有棱角、有体温、有呼吸的立体雕像，直抵人心。

当阅读成为一种抵抗

然而，在手机弹窗与短视频碎片的围剿下，纸质书的阅读成了一种逆流而上的修行。

作为身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交融地带的编辑，我常常被朋友甚至家人带着善意地调侃问道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看报纸啊？”每当此时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阅读习惯的微妙变迁。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阅读电子书时，指尖会不自觉地加速滑动，目光习惯于快速扫描信息要点，遇到喜欢的句子，第一反应是截屏保存——动作迅捷，却少了那份沉淀的仪式感。那些被“收藏”的金句，往往就此沉没在相册的汪洋里，很少再被拾起回味。而阅读纸质书时则全然不同。我会习惯性地在那页的空白处，用铅笔留下即时的批注、一闪而过的疑问或强烈的共鸣。有时是一个问号，有时是一句简短的“妙！”，有时是大段的心得。这些看似潦草的铅笔痕迹，后来成了重读时最珍贵的“路标”，它们无声地标记着我思想流动的轨迹，提醒着我在人生的哪个阶段、何种心境下，曾被这段文字深深触动。这种与文本深层次的互动和对话感，是冰冷的电子屏幕难以完全替代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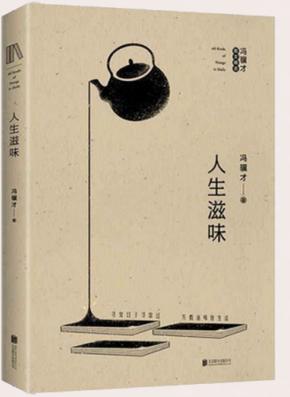
曾读过一本书，作者在序言里写道：“触摸纸页的纹理，就像触摸植物的脉络。”这句话让我留意到纸质书的物质性：轻型纸的粗糙、铜版纸的光滑、毛边本的参差，不同的纸张承载着不同的文字气质。某个周末随手打开一本书时恰逢暴雨，我坐在窗边读，雨点打在玻璃上，书页上的“雨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”突然有了声音的伴奏。这种感官的通联，是数字阅读难以替代的——屏幕上的文字是冷的，而纸页会吸收你的体温，成为记忆的载体。

当然，作为一名现代编辑，我并非数字技术的排斥者。恰恰相反，职业需求迫使我们必须成为信息浪潮中的弄潮儿。追踪瞬息万变的社会热点，捕捉网络讨论的焦点与情绪，了解不同平台的内容偏好——这些都离不开高效的电子阅读。电子书的便携性让我能在吃饭时间过一遍记者们的稿件；公众号里的深度文章，也常给我选题和写作的灵感。问题的关键在于媒介本身，而在于我们如何在碎片化信息无孔不入的包围中，顽强地保有深度思考与沉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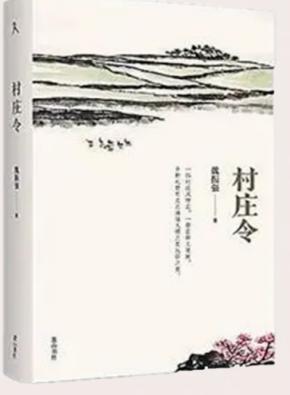
《坪上村传》 彭东明 著

该书写的是一个村庄几十年的记忆和历程，解读这部作品，不能只从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，更要将它放置在脱贫攻坚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个巨大的时代背景中。作者的在场让读者能够强烈感受到这个村庄不仅仅是被回望着的，也是现在进行时的、是“敞着口”的。



《人生滋味》 冯骥才 著

“寻常日子寻常过，万般滋味皆生活。”人生一世，苦乐相伴，聚散依依，假如我们愿意品尝，样样都有滋味，样样都不可或缺。以一颗有情从容的心，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认真生活，付出热爱，这是冯骥才告诉我们的美好生活之道。



《村庄令》 魏振强 著

作者写了一个村庄，外婆的村庄，外婆村庄里童年的小伙伴。菊英、司有虎、司家仁、矮脖子、小铁头……走马灯似的，这些伙伴深深地刻在他童年的记忆里。例如，在外婆家他最早结交的扎着两根小辫子的菊英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还有带他偷香子的六三子……



《行走的学校》 邹雷 著

该书是教育小说，一是说它彰显了新教育身上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光彩，另一方面是说它的文学气质，它是教育与文学较为完美地结合。它虽然写教育，但不是说教育，也不是图解，而是生动形象的文学。



（第十四期）

变与不变

□ 冯海砚

当今时代，不是读书的人少了，而是人们读书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变化。大多数人觉得只有读传统的纸质书籍才算读书，才觉得那样的读书才有味道。但是真正读书的人，不管怎么去读，或者以一种什么方式去读，其读书的本质，仍然是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智慧的渴望。

在电子阅读尚未普及的年代，纸质书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。那种翻阅书页的沙沙声，那种墨香扑鼻的感觉，以及那种在书页上随手勾画、做笔记的自由，都构成了读书的独特体验。

纸质书的质感和温度，是电子设备难以替代的。

纸质书的魅力在于它的经典性。那些经过岁月沉淀的名著，那些承载着人类智慧结晶的书籍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。它们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价值，反而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愈发珍贵。纸质书籍总是以其独特的魅力，让读者感受到文字的力量。

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，电子书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。电子书的出现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。它不仅方便携带，而且可以随时随地阅读。无论

是乘坐地铁、公交，还是在机场候机，只要有电子设备在手，就可以随时沉浸于书的世界里。电子书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其海量的内容。通过网络，我们可以轻松获取到世界各地的书籍，无论是经典名著，还是最新的畅销书，都可以在电子书平台上找到。这种便捷性，让阅读变得更加高效，也让知识的传播更加迅速。

时下，有声读物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读书方式。通过听书，人们可以在开车、做家务、运动等场景下，解放双手和双眼，同时享受阅读的乐趣。有声读物的出现，让阅读变得更加灵活和多样

化。有声读物的魅力在于它的生动性。专业的播音员通过声音的抑扬顿挫，将书中的情节和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种声音的演绎，不仅能够增强故事的感染力，还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书中的内容。

读书在变，但也不变。无论读书的形式如何变化，读书的本质都不会改变。我们仍然需要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，通过读书来提升自我。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，我们需要保持对读书的热爱，不断探索新的读书方式，让读书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读文言文，你是认真的吗？

□ 孙兆延

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汉语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，主要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。随着历史变迁，口语的演变，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，“文言文”成了读书人的专用文体。文言文的特征注重典故、骈骊对仗、音律工整，包含策、诗、词、曲、八股、骈文等多种文体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文言文是相对现今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来讲的，其实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。

学习文言文有以下好处：一是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、品德、道德规范和政治历史，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；二是有助于培养跨学科的能力和思维，打破信息茧房对知识结构的制约；三是文言文具有独特的语言魅力，能让我们跨越时空与古人对话，领略那个时代的风貌。不得不说，这些好处也在我成年后才逐渐体会到的，退回到中小学，文言文就是语文考试的噩梦，我当时怎么也爱不起来。

由于我在读博时的研究方向是传

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，所以最近十年来经常研读文言文的材料。虽然四书五经不是我研究过程的必读书目，但人们受商业化国学热的影响，往往对我的研究方向有刻板印象，甚至有人幻想我是一位张口《三字经》，闭口《千字文》，默写《百家姓》，倒背《弟子规》的“老夫子”。为了迎合亲朋好友的这份“投射”，我在科研之余，依据兴趣，翻阅和研读了一些文言文的作品，范围限定在经史子集等官修文献上。长年累月下来，我在奇妙的文言文世界里逐渐积累了些读书心得，借着吕梁日报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二。

首先，文言文的书籍要怎么选？中国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言资料，很多当代读者在入门时常会望洋兴叹，不知从何读起。选书的第一步是看自己的“刚需”。有的人阅读经典是想增长智慧、见贤思齐；有的人翻阅故纸是想积累谈资、卖弄学问；有的人接近国学完全是为了赶时髦、蹭蹭热度。俗话说“开卷有益”，不论“初心”怎样，能阅读文言文是好事一桩，肯定比蹦迪、打牌、熬夜刷短视频显得更高级和健康。

言文本是好事一桩，肯定比蹦迪、打牌、熬夜刷短视频显得更高级和健康。然而，选对与刚需高度匹配的经史子集，读起来既有动力，也有耐力。选书的第二步是看自己的精力。时间充裕的话可以从大部头开始，比如《资治通鉴》《朱子全书》《永乐大典》等；闲暇琐碎的话则从小册子学起，比如《孟子》《周易》《论语》等；一时兴起的话就翻翻一千字以内的文章，比如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和《心经》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选书的第三步是承载的材质。虽然电子书方便获得，价格便宜，但拿着纸质书，尤其是线装版，更能产生仪式感，促使自己在情性生起时也能坚持读下去。

其次，文言文书籍要怎么读？由于时代变迁和习惯差异，文言文作为一种古老的书写体，既与当代书写体大相径庭，也跟我们的口语体天壤之别。所以用我们现代的思维支配的眼睛接触到传统观念凝练成的文字时，多少会有转换翻译的不适感。为了提高学习文言文的效率和质量，我总结出“三读法”，最大限度地调动眼耳鼻舌身意各个器官。第一遍是熟悉原文，故先不看译文，而是大声朗读一遍目标段落原文，找出生僻字的准确读音；第二遍是理解意思，故选择优质的译注版本，一句句地把原文和译文相对照，并看专家做的解析；第三遍是加强记忆，故再大声朗读一遍同一段原文，边读边自我翻译，检验下是否领会贯通了。

第三，文言文书籍要怎么学？有的人在研读文言文著作时，习惯在书上画各种图形和线条；有的人在看中华传统经典时，能洋洋洒洒抄写几百页的笔记；有的人在玩弄国学成果时，倾向不立文字、得意忘形、享受学习的过程。我个人认为，笔记还是要记一下的，但以简约且方便日后查找为宗旨，于是乎电子设备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。时下专门的备忘录APP琳琅满目，电脑、平板和手机皆能操作。最后，我建议读者在摘录自己喜欢句子和段落时，于旁写几句自己的思考和点评，这样有助于从文字内化为价值，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。

